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六

經部六

易類六

易經通注

臣等謹案易經通注九卷 國朝大學士傅以漸左庶子曹本榮奉 勅撰首

載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諭旨次載順治十五年十月以漸等進書表

次爲以漸恭撰序文恭繹 世祖章皇帝聖訓謂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

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

說彙爲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

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採擇折衷諸論簡

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仰見 聰明天亶 睿鑒高深 萬幾餘閒游心

經術洋洋 謨訓發四聖之精微衡諸儒之得失斟酌乎象數義理折以大中

非儒生株守專門斤斤一家之言者所能窺見萬一以漸等恪遵 指授亦能
鎔鑄衆說薈粹微言詞簡理明可爲說經之圭臬緣其書上備 乙覽外間莫
得而窺僅有原臺尊藏曹本榮子孫之家今奉 皇上求書 明詔湖北巡撫
陳輝祖乃繕錄進 呈原本未標書名恭閱 五朝國史傳以漸舊傳有順治
十三年十月纂修易經通注之文謹據以補題伏思此書推闡聖經發明精義
雖編摩於衆手實稟受於 聖裁允宜寶軸琅函昭示無極俾天下萬世共仰
世祖開天明道之功且以見 國家文治超邁古今本本元元一皆欽奉
祖訓故重熙累洽百有餘年而有 今日之極盛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
上

日講易經解義

臣等謹案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聖祖仁皇帝欽定總裁臣牛鈕等奉
勅編纂康熙二十二年 製序頒行易自漢以後象數義理之說分而讖緯空

虛之弊起朱子集諸家之成作爲本義簡而能該我 聖祖仁皇帝服膺朱子之書而 悅心研慮訂爲斯編於諸儒注疏傳義悉爲參考擇要取精仍 詔講幄諸臣日以進講蓋 心契三聖之微言以闡造化之功用 序所云以經學爲治法者崇德廣業咸基於此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御纂周易折中

臣等謹案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 御纂大學士臣李光地等奉

命修校自來講易之家主理主數人自爲書明永樂中所修大全採摭不越宋元殊爲陋略我 聖祖仁皇帝別擇羣言於數則六甲飛伏之謬必斥於理則老莊空虛之旨必破觸類引伸罔非精義至二經十翼次序悉還本義之舊蓋理數之說至朱子而合朱子之傳至是書而大備云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御纂周易述義

臣等謹案周易述義十卷乾隆二十年御定從朱子本義用晁氏本以二經十翼爲次大要主乎探求三聖之辭以著觀象玩占之實用本諸卦德證之人
事非義理象數偏主一說者所能窺見也自來講易之書不啻充棟而闡求奧
義莫精於 聖祖仁皇帝周易折中一書我 皇上志篤紹 聞體會微言復
成是編雖體例不同而參合程邵酌中理數蓋如符契之合矣乾隆四十七年
四月恭校上

讀易大旨

臣等謹案讀易大旨五卷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又號夏峰容
城人前萬歷庚子舉人 國初移居河南蘇門山聚徒講學以終是書即在河
南所作自云至蘇門始學易年老才盡偶據見之所及撮其體要以示門人子
弟原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門人耿極爲之校訂末附兼山堂問答及與
三無道人李葑論易之語別爲一卷葑雄縣人奇逢所從學易者也後其曾孫

用正復取其論易之語散見他著述者五條彙冠卷首題曰義例跋稱原本序文凡例皆闕故以是補之奇逢說易不顯攻圖書亦無一字及圖書大意發揮義理切近人事以象傳通一卦之旨由一卦通六十四卦之義凡所訓釋先列己說而後附以諸說其平生之學主於實用故所言皆關法戒固非鉤棘奇偶繪畫黑白使聖人垂教之書化爲星圖奕譜象表算經者所可髣髴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周易稗疏

臣等謹案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漢陽人前明舉人是編乃其讀易之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但舉經文數字標目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爲考辨故不逐卦逐爻一一盡爲之說大旨不信陳搏之學亦不信京房之術於先天諸圖緯書雜說皆排之甚力而亦不空談元妙附合老莊之旨故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於近時說易之家爲最有根據其

中如解訟卦鞶帶云帶無鞶名鞶者鞶纓車飾也帶所以繫佩縫及芾者考左傳后之鞶鑑杜預訓鞶爲帶說文鞶字許慎亦註爲大帶安得曰帶無鞶名又何天之衢梁武帝解何爲荷見于經典釋文夫之雖亦以爲負荷之義乃引莊子負雲氣爲證而不援梁武之說亦偶然失考至于舊井無禽訓禽爲獲尤不免于穿鑿附會然如引禮人君至命士黃裳下士雜裳以證黃裳之美引左傳班馬證乘馬班如當讀乘爲去聲引兵法前左下後右高證師左次與論帝乙非紂父王用亨於西山非文王以及臨之八月復之七日易之逆數河圖著策之辨皆具有條理卷帙雖少固不失爲徵實之學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

上

易酌

臣等謹案易酌十五卷 國朝刁包撰包字蒙古祁州人前明天啟辛卯舉人是書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爲主雖亦偶言象數然皆河洛之學非漢以來相

傳之法也前有包自序又有其孫承祖序稱陸隴其官靈壽時欲爲刊行不果雍正初其孫顯祖又以己意附益之卷首凡例雜卦諸圖及卷中稱謹案者皆出顯祖之筆又稱此書爲經學之津梁亦舉業之準的考包在國初與諸儒往來講學其著書一本於義理惟以明道爲主絕不爲程試之計是書推闡易理亦無不明白正大純粹無疵足以羽翼程朱雖未能上追古人而融會貫通於易學實有所裨益承祖欲其易行乃以利於科名歆動學者殊非包之本意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田間易學

臣等謹案田間易學十二卷國朝錢澄之撰澄之原名秉鐙字飲光桐城人前明諸生家世學易又嘗問易于黃道周初撰一書曰易見因避兵閩地失其本又追憶其意撰一編曰易火傳旣而歸里復得易見舊稿乃合併二編刪其重複益以諸家之說勒爲此書其學初從京房邵康節入故于象數言之頗詳

後乃兼求義理參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而大旨以朱子爲宗其說不廢圖書而以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圖中奇偶之數乃撰著之法非畫卦之本持論最爲平允故卷首圖象雖繁而不涉支離附會之弊獨其周易雜考一條既深慨今本非朱子之舊而徒以彖傳象傳篇首之注推其說竟不能更其次第以復古本蓋劉宏舊刻 國初尙未得見故知其誤而不能改仍用注疏本之次第也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

上

易學象數論

臣等謹案易學象數論八卷 國朝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黎洲餘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薦修明史以老疾未赴是書之意大指以易廣大無所不備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易之本義反晦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今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程傳亦廓清之

一端又稱王輔嗣注簡當而無浮義而病朱子添入康節先天之學爲添一障蓋易至京房焦延壽而流爲方術至陳搏而歧入道家學者失其初旨彌推衍而轆轤彌增宗義病其末派之支離先糾其本原之依託大旨謂聖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七者備而象窮矣後爲僞象者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四者雜而七者晦矣故是編崇七象而斥四象而七者之中又必求其合于古以辨學數之訛其持論皆有依據蓋宗義究心象數故一一能洞曉其始末因而盡得其瑕疵非但據理空談不中窾要者比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周易象辭

臣等謹案周易象辭二十卷附周易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 國朝黃

宗炎撰宗炎字晦木餘姚人宗羲之弟也其說易力闢陳搏之學故其解釋爻

象一以義理爲主如釋坤彖曰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與之齊是乾之大坤

亦至焉故曰至哉蓋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即爲坤之元非別有元也其義爲前
人所未發而於承天時行之旨無成有終之道皆分明融洽其他詮釋大都類
此皆可備易家之一解至於歸妹以須爲女之賤者舊解本無可易而宗炎謂
須附頤以動則以爲須髮之須未免傷于好奇又於易之字義多引篆文以釋
之亦不免王氏新義務用字說之弊當分別觀之可也後附尋門餘論二卷圖
學辨惑一卷宗旨大略相同二書各有分本單行然考周易象辭目錄實列此
書謂之附錄則非別自爲編也今仍合之俾相輔而行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恭校上

周易筮述

臣等謹案周易筮述八卷 國朝王宏撰撰宏撰字無異號山史華陰人康熙
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宏撰以朱子謂易本卜筮之書故作此編以述其義其卷
一曰原筮曰筮儀曰著數筮儀本朱子並參以沐水趙氏其卷二曰揲法其卷

三曰變占尊聖經黜易林稽之左傳與朱子大同小異其卷四曰九六曰三極
曰中爻中爻即互體其卷五曰卦德曰卦象曰卦氣卦氣本邵子朱子并附太
乙祕要其卷六曰卦辭其卷七曰左傳國語占曰餘論其卷八曰推驗采之陸
氏其涉於太異可駭者弗載其書雖專爲筮著而設而大旨闢焦京之術闡文
周之理悉推本於經義較之方技小數固區以別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
上

仲氏易

臣等謹案仲氏易三十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一名姓字大可號秋晴一曰
初晴又郡望稱西河蕭山人康熙己未以廩監生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
檢討初奇齡之兄錫齡邃於易而未著書惟時時口授其子文輝後奇齡乞假
歸里錫齡已卒乃撫文輝所聞者以己意潤飾之而成是書或傳奇齡假歸之
後僦居杭州一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雖以其兄爲辭實即奇齡所自

解以理斷之或當然也大旨謂易兼五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是爲伏羲之易
猶前人所知一曰反易謂相其順逆審其向背而反觀之如屯轉爲蒙咸轉爲
恒之類一曰對易謂比其陰陽絜其剛柔而對觀之如上經需訟與下經晉明
夷對上經同人大有與下經夬姤對之類一曰移易謂審其分聚計其往來而
推移上下之如泰爲陰陽類聚之卦移三爻爲上爻三陽往而上陰來則爲損
否爲陰陽類聚之卦移四爻爲初爻四陽來而初陰往則爲益之類是爲文王
周公之易實漢晉以來經師所未知故以序卦爲用反易以分篇爲用對易以
演易繫辭爲用移易其言甚辨雖不免牽合附會以詞求勝之失而大致引據
古人不同於冥心臆測純用空言遂謂能契畫前之易者是亦可備一家之說
也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推易始末

臣等謹案推易始末四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既述其兄之說作仲氏易復

取漢唐宋以來言易之及於卦變者別加綜核以爲是書其名推易蓋本繫辭傳剛柔相推一語仍仲氏易移易義也大旨謂朱子本義雖載卦變圖於卷首而止以爲孔子之易未著其爲文周之易因上稽于寶荀爽虞翻諸家凡有卦變卦綜之說與宋以後相生反對諸圖具列於卷而以推易折衷之圖系於後朱子謂卦變乃易中之一義而奇齡則以爲演畫繫辭之本旨易義廣大觸類旁通見智見仁各明一理亦足與所撰仲氏易互相發明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春秋占筮書

臣等謹案春秋占筮書三卷 國朝毛奇齡撰其曰春秋者撫春秋傳所載占筮以明古人之易學實爲易作不爲春秋作也自漢以來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存于世而可驗者莫先于春秋傳奇齡旣于所著仲氏易推易始末諸書發明其義因復舉春秋內外傳中凡有得于占筮者彙記成書俾後之言

筮者知觀玩之概而漢晉以下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隨類附見焉易本卜筮之書聖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數以立象後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數以明理義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厥後象數理歧爲三家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而天下之事亦無出象數理外者于是百家技術皆從而牽引推闡之亦皆足以自成其說故六經之學惟易最難春秋內外傳所記雖未必無所附會而要其占法則固古人之遺軌譬之史書所載是非褒貶或未盡可憑至其一代之制度則固無僞撰者也奇齡因春秋諸占以推三代之筮法可謂能探其本而足關諸家之喙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易小帖

臣等謹案易小帖五卷 國朝毛奇齡說易之語而其門人編次成書者也奇齡所著經解諸書惟仲氏易及春秋傳二種是其自編餘皆出其門人之手故中間有附入門人語者此小帖凡一百四十三條皆講易之雜說與仲氏易相

爲引伸朱彞尊載之經義考云皆西河氏紀說易之可議者今觀其書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搏二派攻擊尤力其間雖不免有強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伸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其論子夏易傳及連山歸藏尤詳核第五卷所記皆商榷仲氏易之語初稿原附載仲氏易末後乃移入此編舊日本十卷今本五卷蓋其門人編錄有所刊削考盛唐所爲西河傳又稱易小帖八卷蓋十卷刪爲八卷又刪爲五卷也儒者尊奉其師無一字一句不奉爲著蔡多以未定之說編入語錄故二程遺書朱子有疑朱子語類又每與四書章句集註或問相左皆失於簡汰之故若奇齡之門人可謂能愛其師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易俟

臣等謹案易俟十八卷 國朝喬萊撰萊字石林寶應人康熙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采宋元以後論易諸家舊說而參以己意前

列諸圖不主邵子河洛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于變卦亦不取虞翻以下諸家而取來知德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證以古今之治亂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謂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參取于伊川易傳誠齋易傳之間不爲杳冥之談者雖未必一一盡合而理關法戒勝于空言天道心體遁入老莊者多矣惟觀卦六四象下備引顧炎武方音之說則非未見音學五書者而象傳協韻仍從吳棫之舊則爲不可解耳經文用王弼之本惟解上經下經而繫辭以下則一槩闕如蓋宗旨主于隨爻闡義故餘不及焉非脫佚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讀易日鈔

臣等謹案讀易日鈔八卷 國朝張烈撰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庚戌進士己

未舉博學鴻詞歷官左春坊左贊善是書一以朱子本義爲宗謂易者象也言有盡象無窮伏羲畫爲奇偶再倍而三因重而六文周逐卦繫彖逐畫繫爻全是假物取象不言理不指事而萬事萬理畢具大旨在因象設事就事陳理猶說易家之切實者前有其子益孫升孫紀實云此稿已刪潤四十餘過至易簣前數日尙合蒙引通典存疑諸書考訂知來藏往二義旋加改補云云則其用力亦可謂勤矣烈之沒也門人私謚曰志道先生楊允長作私謚義一篇冠于此書之首昔宋儒張載之沒門人欲爲作私謚司馬光力言其非當時手帖猶載張子全書之首古人以禮處人不欲妄相尊重干國家易名之典其謹嚴如是允長等豈未之聞乎今錄是書而削除此議用杜虛聲標榜之漸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周易通論

臣等謹案周易通論四卷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

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貞是書綜論易理各自爲篇一卷二卷乃發明上下經大旨二卷四卷則發明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之義冠以易本易教二篇次及卦爻象彖時位反覆辨說詳盡無遺光地於易學最爲深邃得其傳者如楊名時等諸人各有著述皆以光地爲宗而終不及其師之純粹雖其言專主義理而略象數未免沿襲宋儒流派尙未能求之漢學以參伍而折衷之然平正通達不爲艱深奧渺之談於四聖之精微實能確有所見其論復无妄離中孚四卦爲聖賢之心學尤發前人所未發而鬼神之情狀繼善成性之說亦與中庸論語相爲表裏正非村塾講章剽竊庸腐之家所得而擬議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周易觀彖

臣等謹案周易觀彖十二卷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光地嘗奉 命纂修周易折中請復朱子古

本是編仍用註疏舊第蓋成書在前其語錄及榕村全集所載頗申明先天諸圖而是編惟解說卦傳天地定位一章附舉此義而不竟其說餘皆發明易理兼證以易象而數則略焉蓋亦從朱子謂邵氏之學爲易外之別傳也其解繫辭傳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句曰彖辭所取或有直用其爻義者或有通時宜而爻義吉凶準以爲決者故以是觀之不中不遠惟其合始終以爲質故時物不能外云云觀彖之名蓋取諸此其解九四重剛而不中句不以重字爲衍文解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句不從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後得主而有常句不從程傳增利字解蓋言順也句不以順爲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句漸之進也句上九鴻漸於陸句繫辭傳與地之宜句皆不從本義脫誤之說惟能研諸侯之慮句從本義耳

案光地謂諸爲侯之合音想因古經旁註字切而誤增不知蓋尊經反切始自孫炎古經安得註字切其說殊誤謹附訂於此

而不信傳猶有先儒謹嚴之意然其旨則與程朱二家雖遞有出入而理足相

明有異同而無背觸在近代說易諸家可謂語簡而義深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周易淺述

臣等謹案周易淺述八卷 國朝陳夢雷撰夢雷字省齋閩縣人康熙庚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緣事謫戍後蒙 恩召還校正銅板復緣事謫戍卒于戍所是編成于康熙甲戌乃其初赴尙陽堡時所作大旨以朱子本義爲主而參以王弼注孔穎達疏蘇軾傳胡廣大來知德注諸家所未及其所見與本義互異者則別抒己意以明之蓋行篋乏書故所據止此其凡例稱解易數千家未能廣覽道其實也然其說謂易之義蘊不出理數象占故數不可顯理不可窮故但寄之于象知象則理數在其中而占亦可即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爲主持論多切于人事無一切言心言天支離幻冥之習其詮理雖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變之說取象雖兼採來氏而不取其錯綜之論亦頗能掃除繆轍唯卷

末所附三十圖乃其友楊道聲所作穿鑿煩碎實與夢雷書相比附以原本所載且說易原有此一家故仍其舊存之置諸不論不議可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易原就正

臣等謹案易原就正十二卷 國朝包儀撰儀字羽修邢臺人拔貢生其始末

無考觀其自序稱早年聞有皇極經世而無由求得其書自順治辛卯至康熙

己酉七經下第貧不自存薄遊麻城乃得其書於王可南家至江寧寄食僧寺

玩求其旨者一年始有所得蓋亦孤寒之士刻志自立者也儀之學既從邵子

入故於陳搏先天圖信之甚篤其凡例並謂行世易說種不勝數要皆未嘗讀

皇極經世無怪乎各逞私智而總非立象盡意觀象繫辭之本旨其持論尤膠

於一偏然其書發揮明簡詞意了然乃非拋荒經義排比黑白徒類算經者可

比其謂洛書無與于易則差勝他家之繳繞每爻皆註所變之卦亦尙用左氏

筮法頗爲近古蓋其學雖兼講先天而發易理明易象者爲多其盛推圖學特假以爲重焉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大易通解

臣等謹案大易通解十五卷 國朝魏荔彤撰荔彤字念庭柏鄉人大學士裔介之子官至江常鎮道是編乃其罷官後所作其論畫卦謂與河圖洛書祇可謂其理相通不必穿鑿傳會又以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生卦之次序其論爻則兼變爻言之謂占法二爻變者以上爻爲主五爻變者占不變爻四爻變者占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餘占本爻與象辭至論上經首乾坤中間變之以泰否下經首咸恒中間變之以損益尤得二篇之樞紐皆頗有所見惟不信先儒扶陽抑陰之說反覆辨論大意謂陰陽之中皆有過不及皆有中正平和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陽定爲君子陰定爲小人則未免有意立異然其他探索微不至于易理亦多所發明者焉乾隆四十七年十

一月恭校上

易經衷論

臣等謹案易經衷論二卷 國朝張英撰英字敦復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諡文端是書乃所作易義專釋六十四卦之旨而不及繫辭以下每卦各爲一篇詮解大意而不列經文其立說以朱子本義爲宗各爲闡發其蘊而於坎卦之貳用缶句則又以本義爲未安而依程傳以樽酒簋貳爲句其斟酌盡善不爲苟同非世之遷就傳會者所可及其解乾象元亨利貞云文王繫辭本與諸卦一例解乾坤文言云聖人舉乾坤兩卦示人以讀易之法應如此擴充體會亦皆見地明達無紛紜轆轤之病其他本乘承比應之理以直抉夫吉凶悔吝之所以然大都言簡意該不以象數穿鑿自生枝節猶說易家之平正篤實者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易圖明辨

臣等謹案易圖明辨十卷 國朝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拙明號東樵德清人
是書專爲辨定圖書而作初陳摶推闡易理衍爲諸圖其圖本準易而生故以
卦爻反覆研求無不符合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于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
又因繫辭河圖洛書之文取大衍算數作五十五點之圖以當河圖取乾鑿度
太乙九宮法造四十五點之圖以當洛書其陰陽奇偶亦一一與易相應傳者
益神其說又真以爲龍馬神龜之所負謂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圖實則唐以
前書絕無一字之符驗而突出于北宋之初由邵子以及朱子亦但取其數之
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來從誰授受故易學啟蒙及易本義前九圖皆沿其
說同時袁樞薛季宣皆有異論然考宋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
創稿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答劉君房書曰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
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尙有臆語
至于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

爲門人所依附其說尤明則朱子當日亦未嘗堅主其說也洎此書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啟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數流弊皆引據書文互相參證以解依托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煉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雖指尤爲有功于經學矣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臣等謹案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 國朝納喇性德編性德字容若正黃旗滿洲康熙丙辰進士官至頭等侍衛是書乃取宋陳友文大易集義會種大易粹言二書而合輯之者也友文書本六十四卷所集諸儒之說凡十八家又失姓名兩家種書本七十卷所集諸儒之說凡七家以二書相校重複外集義視粹言實多得十一家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而集義止于上下

經故所引未能賅備性德因于十一家書中擇其講論繫辭以下相發明者一
一采集與粹言合編都爲一書又爲之刪其繁蕪補其闕漏勒成八十卷列入
通志堂經解之末今粹言尙有傳本已著于錄集義流播較稀惟藉此以獲見
其槩其中理數兼陳不主一說而宋代諸儒之微言精義實已蒐採無遺朱彝
尊嘗謂其擇焉精語焉詳庶幾有大醇而無小疵雖揄揚不無稍溢要其網羅
排比釐然有章實便于後學之循覽固可與本書並行而不廢也乾隆四十七
年五月恭校上

周易傳註

臣等謹案周易傳註七卷周易筮考一卷 國朝李塨撰塨字剛主號恕谷蠡
縣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 是編大旨謂聖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歸
人事以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陳搏劉牧皆使易道入于無
用參同契三易洞璣諸書皆異端方技之傳其說適足以亂易即五行勝負分

卦直日與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諸說亦皆於三聖所言之外再出枝節故其說頗爲明切質實不涉支離恍惚之談其駁卦變之說發例于訟卦彖辭下駁河圖洛書之說發例于繫辭傳駁先天八卦之說發例于說卦傳其餘則但明經義不復駁正舊文其凡例謂先儒辨難卷不勝載惟甚有關者始不得已而辨之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周易劄記

臣等謹案周易劄記二卷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字賓實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定是編乃其讀易所記前後無序跋未詳其成書年月觀書中所引證蓋猶在 欽定周易折中之後也名時本李光地所取士故其易學多得之光地雖說卦傳及附論啟蒙之類頗推衍先天諸圖尙不至於支離附會至其詮解經傳則純以義理爲宗不涉象數大抵於程朱之義不爲苟異亦不爲苟同在宋學之中可謂明白而篤實矣名時爲雲南巡撫時夏宗瀾

嘗從之問易所作易說皆質正於名時其問答具載宗瀾書中然宗瀾所說如漸禦寇證以孤雁打更之類頗爲膚淺不及名時所論猶有光地之遺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周易傳義合訂

臣等謹案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 國朝朱軾撰軾號可亭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端是編因程子易傳朱子易本義互有異同爲參校以歸一是不復兩可其說以滋歧貳惟兩義各有發明可以並行不悖者仍俱錄焉而附以諸儒之論其諸儒之論有實勝傳義者則竟舍傳義以從之軾所見亦各附于後其書軾存之日未及刊行乾隆丁巳兩廣總督鄂彌達始爲校付剞劂恭呈 御覽蒙 皇上篤念舊學 親灑宸翰弁于編首 天藻表揚昭垂日月非惟是書仰托以不朽即天下萬世伏繹 聖謨亦均能得讀易之津梁窺畫卦之闡奧曉然知所向方也又豈獨軾一人之幸哉乾隆四十七年十

一月恭校上

周易玩辭集解

臣等謹案周易玩辭集解十卷 國朝查慎行撰慎行字初白號悔餘海寧人
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慎行受業黃宗羲故能不惑於圖書之學卷首
河圖說二篇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
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圖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次爲
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逆加減奇偶相錯之理次爲卦變說謂卦變爲朱子
之易非孔子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性命雙修
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錯只八卦非
六十四卦相錯次爲羣卦說二一謂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
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
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

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經文次序用注疏本乾卦之末有注曰按胡雲峰本義通釋乾坤二卦自文言起至末別爲一卷編在說卦之前竊意本義原本當如是而通釋遵之今原本不復見矣云云蓋未見劉宏刻本者宏之舊刻 聖祖仁皇帝特命開雕慎行侍直 內廷何以未見頗不可解然其說經則大抵醇正而簡明在近時講易之家特爲可取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易說

臣等謹案易說六卷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字仲孺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是書雜釋卦爻專宗漢學以象爲主然有意矯王弼以來空言說經之弊故徵引極博而不免稍失之雜如釋訟卦引荀爽說訟之言凶也則以丹朱之囂訟爲囂凶釋弟子輿尸引左傳莠子尸之以尸爲軍中元帥釋觀國之光引聘禮請觀及左傳季札觀樂韓宣子觀書以證觀國皆失之拘釋繫

於苞桑以桑爲喪亡之喪而無所考據釋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下弧字改爲
壺引昏禮壺尊太元壺婦爲證皆愛博嗜奇至編端論乾彖傳大明終始引莊
子在宥篇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
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周精於易故善道陰陽先儒說易者皆不及尤未免失
之不經然士奇博極羣書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非明以來說易之
家暖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所可髣髴一二微瑕固不足累其大體也乾隆
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周易函書

臣等謹案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註十八卷別集十六卷 國朝胡煦撰煦
字曉滄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是書原本一百十八卷其詮釋
經文者四十九卷冠以原圖八卷用解伏羲之易原卦三卷用解文王之易原
爻三卷用解周公之易又取先儒論說集爲原古三十六卷謂之首傳共九十

九卷爲周易函書正集外有函書約三卷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篝燈約旨十卷共十九卷爲別集別集先已刊板正集因卷帙浩繁艱于剖劂乃取詮釋經文之四十九卷約爲十八卷名曰函書約註又取首傳五十卷約爲十六卷附以續約旨三卷共十八卷刊之名曰續集皆煦所訂也其正集原本煦門人李學裕欲爲校刊携其稿去會學裕病卒遂散佚後別集續集板並漫漶其子季堂重爲校訂因正集未刊續集之名無所緣起且續集之原圖原卦原爻原古即刪取正集之要語非別有所增未可目之以續而別集內之函書約三卷亦即正集之原圖原卦原爻撮其義更不可附入別集遂以續集編爲十五卷取函書約三卷弁首共十八卷名爲約存蓋以正集既佚其大義僅存于是也又以續約旨二卷依篝燈約旨原目散附各篇之內合易學須知三卷易解辨異三卷仍爲別集其釋經文之十八卷仍名約註共爲五十二卷即此本也煦研思易理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持論酌于漢學宋學之間與朱子頗

有異同陸游渭南集有朱氏易傳跋曰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易箋

臣等謹案易箋八卷 國朝陳法撰法字定齋貴州安平人康熙癸巳進士官

至直隸大名道其書大旨以爲易專言人事故彖爻之詞未嘗言天地雷風諸象亦並不言陰陽考震彖言震驚百里即象震雷諸卦彖言利涉大川即象坎水法所云彖辭不言象者未爲盡合然其持論之大旨則切實不支至來知德以伏卦爲錯反對之卦爲綜法則謂大傳所云錯綜者以揲著而言錯綜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諸卦之象今以錯綜諸卦定象是先錯綜其象也又以錯綜言數是錯綜其象以定數也先儒雖卦變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顛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汨沒而易象反自此亡矣其

辨最爲明晰又論筮法云傳所謂掛者懸之四揲之外原以象三而非與奇數同歸於扚以象閏也其曰再扚而後掛是三變之中有不掛者矣夫一變之中初扚之掛不待言矣惟再扚不掛故曰再扚而後掛故知再扚爲指第二變第三變而言也其說與郭朱迥異而前一變掛一後二變不掛其掛一之策不入歸奇之中則三變皆以四八爲奇偶不用五九借象與經義似有發明固亦可存備一解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學易初津

易翼宗

易翼說

臣等謹案學易初津二卷易翼宗六卷易翼說八卷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字一齋新喻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湖北巡撫是書以學易初津爲全書之宗旨謂今所傳圖書乃大衍之數因大傳之言而圖之不取河洛奇偶之說又謂辭

占不遺彖詞而不取卦變互體之說皆能絕諸家之葛藤易翼宗以經文爲主而割十翼散附於句下意在以經解經頗傷破碎又每爻之首畫一全卦而間以一動爻奇作一偶作一亦自我作古易翼說全解十翼而先繫辭次說卦次序卦次雜卦次彖傳次文言次象傳非古非今更不知所據何本然不廢象數而不爲方技術數之曲說不廢義理而不爲理氣心性之空談在近日說易之家猶可云篤實近理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周易孔義集說

臣等謹案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 國朝沈起元撰起元字子太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是書大旨以十翼爲夫子所手著又未經秦火其書獨完故學易者必當以孔傳爲主因取明高攀龍周易孔義之名別加纂集于古今說易諸書無所偏主惟合于孔傳者即取之其篇次則仍依今本以彖傳象傳繫于經文之下謂易之亡不亡不係于古本之復不復王氏以傳附經亦

足以資觀玩惟大象傳往往別自起義文言則引伸觸類以闡易蘊皆無容附于本卦故別出之前列三圖一爲八卦方位圖一爲乾坤生六子圖一爲因重圖皆據繫辭說卦之文至于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諸圖則謂此陳邵之易非夫子所本有概從刪薙頗能掃除紛紜轆轤之習其中亦多能推驗舊說引伸新義如乾彖傳大明終始王注程傳朱子皆未確解起元獨取侯行果大明日也之說而證以晉彖傳之順而麗乎大明禮所云日生于東于經義頗有根據觀六三九五上九之觀我生觀其生自孔疏以動出爲生而後儒遂以動作施爲解之俱不免于牽強起元獨取虞翻生謂坤生民也之說尤有合于九五象傳觀民之旨其釋大象傳比類求義于字句相似而義不同者推闡更爲細密在近來說易家中亦可云有本之學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周易述

臣等謹案周易述二十三卷 國朝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崖元和人其書主

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爲主而參以鄭康成宋咸干寶諸家之說皆融會其義自爲註而自疏之其目錄凡四十卷自一卷至二十一卷皆訓釋經文二十二卷二十三卷爲易微言皆雜采經典論易之語二十四卷至四十卷凡載易大義易例易法易正訛明堂大道錄禘說六名皆有錄無書其註疏尙缺下經十四卷及序卦雜卦兩傳蓋未完之書其易微言二卷亦皆雜錄舊說以備參考他時歲事則此爲當棄之糟粕非欲別勒一篇附諸註疏之末故其文皆隨得隨書未經詮次棟沒之後其門人過尊師說併未定殘稿而刻之實非棟本意也自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寔遠中間言象數者又歧爲圖書一派其說愈衍愈繁莫不言之有故執之成理而未必皆四聖之本旨故說經之家莫多于易與春秋而易尤叢雜棟獨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易翼述信

臣等謹案易翼述信十二卷 國朝王又樸撰又樸字介山天津人雍正癸卯進士改庶吉士官至廬州府同知是編經傳次序悉依王弼舊本而冠以讀易之法終以所集諸儒雜論其大旨專以象彖文言諸傳解釋經義自謂篤信十翼述之爲書故名曰易翼述信而以朱子所云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者爲非是其闡發理蘊徵引諸家獨李光地之言爲最夥而於本義亦時有異同蓋見智見仁各明一義易道廣大無所不該自不能執一說以限天下萬世又樸所論固不爲無因至其註釋各卦如解乾大明終始謂畫卦之聖人於畫此六陽爻而仍名爲乾之時已爲明白指示解坤初六謂陽行而陰隨之以行又引來知德說以爲證此類皆爲失之牽強蓋其意以爲每爻必取變氣坤初六變復故立說如此不知周易固畫變象然使每爻必取變體爲解則紛紜破碎將致拘執而不可通終不免於自生荆棘惟其於河圖洛書及先天後天

皆不列圖而敘其說於雜論之末義例明簡較爲有識又第一卷內時位德大小應比主爻諸論皆能恪遵 御纂周易折中之旨而申闡其義詞意明暢亦頗有可取者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周易淺釋

臣等謹案周易淺釋四卷 國朝潘思榘撰思榘字補堂陽湖人雍正甲辰進

士官至福建巡撫是書皆即卦變互體以求象而即象以明理每卦皆註自某卦來謂之時來蓋經以漢儒之法而緯以宋人之義然卦變與互體皆易中之

一義盡廢之者失之悍盡主之者失之鑿固亦得失互陳者也思榘之爲此書

本取通志堂所刊易解四十二家參互紬繹而時以己見發明之其用力頗深

尙闕乾坤二卦未註而沒故此本所說惟六十二卦其彖傳象傳則以用註疏

本附經併釋而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未之及蓋主理者多發揮十翼主

象主數者多研索卦爻其宗派然也後有松江沈大成與其門人福唐林迪光

二跋迪光述思筴之言曰彖多言象而變在其中爻多言變而象在其中不明時來不知卦之來處不求爻變不知卦之去處爻無所不包舊說一槩講人心政治上遺卻許多道理不如就其淺處說而深處亦可通也是固可括此書之大旨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周易洗心

臣等謹案周易洗心九卷 國朝任啟運撰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是編大旨謂讀易者當先觀圖象故于卷首備列諸圖自朱子邵子而外如 國朝李光地胡煦所傳之圖皆爲採入又有據己見而繪爲圖者其自序謂以至一馭至繁以至常待至變非洗心莫由故以名其書又謂其要不外論語五十以學易之言文周卦畫自羲圖出義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其說未免新奇至其闡繹經義多發前人所未發而字義句讀多從馬鄭王弼王肅諸家之本其所不從者亦必著

某本作某字蓋其說主于觀象以玩詞要不爲空虛剽竊之學也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豐川易說

臣等謹案豐川易說十卷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字爾緝鄆縣人其所注諸經

大抵支離穿鑿敢爲異論書及春秋爲尤甚殊無一長之可取惟此編推闡易理最爲篤實而明晰與他經如出一手其言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陰陽消長而無得於切己之人事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爲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

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多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大抵漢唐之易祇成訓詁宋明之易多簸弄聰明訓詁非易而易在聰明亂易而易亡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變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其說皆明白正大故其書皆切近人事於學者深爲有裨至於互卦之說老陰老陽始變之說錯綜之說卦變之說皆斥而不信併左氏所載古占法而排之雖主持未免太過然較之繪圖列說連篇累牘以聖經爲算譜者則勝之萬萬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易漢學

臣等謹案易漢學八卷 國朝惠棟撰是編乃追考漢儒易學掇拾緒論以見

大凡凡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寶易附見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則棟發明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其以虞翻次孟喜者以翻別傳自稱五世傳孟氏易以鄭元次京房者以後漢書稱元通京氏易也荀爽別爲一卷則費氏易之流派矣考漢易自田王孫後始歧爲施孟梁邱三派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則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外別傳也夫易本爲卜筮作而漢儒多參以占候未必盡合周孔之法然其時去古未遠要必有所受之棟採輯遺聞鉤稽考證使學者得略見漢儒之門徑于易亦不爲無功矣孟京兩家之學當歸術數然費氏爲象數之正傳鄭氏之學亦兼用京費之說有未可盡目爲讖緯者故仍列之經部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易例

臣等謹案易例二卷 國朝惠棟撰棟所作周易述目錄列有易微言等七書

惟易微言二卷已附刊卷末其餘並闕此易例二卷即七書中之第三種近始刊板於潮陽皆考究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凡九十類其中有錄無書者十三類原跋稱爲未成之本今考其書非惟採摭未完即門目亦尙未分意棟欲鎔鑄舊說作爲易例先剏草本採摭漢儒易說隨手題識筆之於冊以儲作論之材其標目有當爲例而立一類者亦有不當爲例而立一類者有一類爲一例者亦有一類爲數例者如既有扶陽抑陰一類又有陽道不絕陰道絕義一類又有陽無死義一類此必欲作扶陽抑陰一例而雜錄於三處者也曰中和曰詩尙中和曰禮樂尙中和曰君道尙中和曰建國尙中和曰春秋尙中和分爲六類已極繁複而其後又出中和一類君道中和一類卷末更出中和之本一類此亦必欲作易尙中和一例而散見於九處者也古者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一類徵引繁蕪與易例無關而題下注曰即二升坤五義此必摭爲乾升坤降之佐證而偶置在前者也如初爲元士一類即貴賤類中之一

乾爲仁震爲車艮爲言三類即諸例中之三天地之始一類即卦無先天一類之複出皆由未及排貫遂似散錢滿屋至於史記讀易之文漢書傳易之派更與易例無與亦必存爲佐證之文傳寫者誤爲本書也如此者不一而足均不可據爲定本然棟於諸經深窺古義其所摭摭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苟汰其蕪雜存其菁英因所錄而排比參稽之猶可以見聖人作易之大綱漢代傳經之崖略正未可以殘缺少緒竟棄其稿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易象大意存解

臣等謹案易象大意存解一卷 國朝任陳晉撰陳晉字似武號後山亦曰以齋興化人乾隆己未進士官徽州府教授是編不載經文惟折衷諸家之說明易象之大意故以爲名考左傳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則易之主象古有明文陳晉以象爲宗實三代以來舊法卷首標凡例七則多申尙象之旨書中首論

太極五行兼談河洛先天諸圖然發揮明簡惟標舉其理所可通凡一切支離推衍布算經而繪奕譜者翦除殆盡凡例有曰後之言象數者流入藝術之科其術至精而其理亦無奧澀然偏於一隅似反涉彤下之器可云篤論次論象論爻論象不廢互體之說蓋以雜卦傳爲據次論六十四卦各括其大旨亦大抵切人事立言終以繫辭序卦說卦雜卦其文頗略蓋著書之意在於六十四卦餘皆互相發明耳在近時說易諸家猶可謂刊除枝蔓者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大易擇言

臣等謹案大易擇言三十六卷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字絲莊號青溪上元人是編因桐城方苞緒論以六條編纂諸家之說一曰正義諸說當於經義者也二曰辨正訂異同也三曰通論謂所論在此而義通於彼與別解之理猶可通者也四曰餘論單詞片言可資發明者也五曰存疑六曰存異皆舊人訛舛之

文似是者謂之疑背馳者謂之異也六條之外有斷以己意者則以愚案別之其闡明爻象但以說卦健順動入陷麗止說八卦義爲八卦眞象八者之得失則以所值之重卦爲斷其明爻義則惟求之本爻而力破承乘比應諸舊解其稽六位則專據繫辭辨貴賤者存乎位之旨凡陽爻陰位陰爻陽位之說亦盡芟除蓋力排象數之學惟以義理爲宗者也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周易辨畫

臣等謹案周易辨畫四十卷 國朝連斗山撰斗山字叔度潁州人是書大旨謂一卦之義在于爻爻畫有剛有柔因剛柔之畫而立之象即因剛柔之畫而繫以詞其道先在於辨畫故以爲名末有輯圖一卷則即朱子舊圖而略爲損益之其說專主卦畫立義如屯之大象云四偶以次條列如絲中貫一奇如梭上互艮手下動震足如織絛然經綸之象未免穿鑿太甚然其逐卦詳列互體剖析微渺亦頗有合于精理者蓋即爻論爻乃能以易詮易雖間有附會之失

而錯綜變化之本旨猶可藉以參觀固與高談性道以致惝恍無歸者尙較有實際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周易圖書質疑

臣等謹案周易圖書質疑二十四卷 國朝趙繼序撰繼序號易門休寧人乾隆辛酉舉人其書以象數言易而不主陳邵河洛之說謂作圖者本于易而反謂作易者本于圖其言明確可決千古之疑原本不分卷數首爲古經十二篇次逐節詮釋經義而不載經文但標卦爻用漢儒經傳別行之例次爲圖三十有二各系以說而終以大衍象數考春秋傳論易考易通歷數周易考異卦爻類象又一篇辨吳仁傑本費直本而不立標題列于周易考異前疑即考異之末簡傳寫顛倒也今以類相從排比後先定爲二十四卷全書宗旨多從卦變起象而兼取漢宋之說持論頗爲平允惟以帝出乎震爲夏之連山坤以藏之爲殷之歸藏本程智之說而推衍之未免曲解夫子所贊周易也豈忽攙說舊

法自亂其例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周易章句證異

臣等謹案周易章句證異十一卷 國朝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沚仁和人官內閣中書是編取周易上下經古今本同異之處互相考證如李鼎祚卦辭前分冠序卦周燔卦辭前列大象卦辭後列彖傳趙汝楳卦辭前列大象卦辭後列彖傳次文言次爻辭李過方逢辰乾卦卦辭後列彖傳次文言釋彖處次大象次爻辭蔡淵卦辭後列大象次彖傳文言別爲一傳傳低一字王洙於經中不載卦辭別爲一篇之類此篇章之同異也如乾卦三爻孟喜作夕惕若夤句厲无咎句苟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厲句邵子朱震朱子作夕惕若句此句讀之同異也逐卦逐爻悉爲臚列間或附以己意以廉案二字別之古今本異同之處校勘頗爲精密雖近時之書而所言皆有依據轉勝郭京舉正以意刊改託言於王韓舊本也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易緯八種

易緯乾坤鑿度

臣等謹案乾坤鑿度二卷隋唐志崇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續書目有蒼頡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本爲《鑿度程龍謂隋焚讖緯無復全書今行於世惟乾坤二鑿度是也其書分上下文各爲一篇上篇論四門四正取象取物以至卦爻著策之數下篇謂坤有十性而推及於蕩配凌配又雜引萬形經地形經制靈經著成經含靈孕諸緯文詞多贅牙不易曉故晁公武疑爲宋人依托胡應麟亦以爲元包洞極之流而胡一桂則謂漢去古未遠尙有祖述有裨易教評騭紛然眞僞莫辨伏讀御製題乾坤鑿度詩定作者爲後於莊子而舉應帝王篇所云儵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鑿字所以命名之義援據審核所衷至當臣等因考列子白虎通博雅諸書皆以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爲氣形質之始與鑿度所言相合

獨莊子於外篇天地略及泰初有無之語而其他名目槩未之見則儻忽混沌實即南華氏之變文作鑿度者復本其義而緣飾之耳仰蒙 聖明剖示精確不刊洵永爲是書定論矣按七經緯皆佚於唐存者獨易逮宋末而盡失其傳今永樂大典所載易緯具有多宋以後諸儒所未見而此書實爲其一謹校定訛缺釐勘審正冠諸易緯之首而恭疏其大旨於簡端

易緯乾鑿度

臣等謹案乾鑿度鄭康成注與乾坤鑿度本實二書晁公武並指爲蒼頡修古籀文誤併爲一永樂大典遂合加標目今考宋志有鄭康成注易乾鑿度三卷而不及乾坤鑿度則知宋時固自單行也說者稱其書出於先秦自後漢書南北朝諸史及唐人撰五經正義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徵引最多皆於易旨有所發明較他緯獨爲醇正至於太乙九宮四正四維皆本於十五之說乃宋儒戴九履一之圖所由出朱子取之列於本義圖說故程大昌謂漢魏以降言易老

者皆宗而用之非後世所託爲誠稽古者所不可廢矣原本文字斷缺多有訛舛謹依經史所引各文及旁探明錢叔寶舊本互相校正增損若干字其定爲上下二卷則從鄭樵通志之目也

易緯稽覽圖

臣等謹案稽覽圖二卷案後漢書樊英傳注舉七緯之名以稽覽圖冠易緯之首隋志鄭康成注易緯八卷唐志宋均注易緯九卷皆不詳其篇目宋志有鄭康成注稽覽圖一卷通志七卷而馬氏經籍考載易緯七種亦首列鄭注稽覽圖二卷獨陳振孫書錄解題別出稽覽圖三卷稱與上易緯相出入而詳略不同似後人掇拾緯文依托爲之者非即鄭康成原注之本自宋以後其書亦久佚弗傳今永樂大典載有稽覽圖一卷謹以後漢書郎顛楊賜傳隋書王劭傳所見文緯及注參校無不符合其爲鄭注原書無疑惟陸德明釋文引無以教之曰蒙太平御覽引五緯各在其方之文此本皆闕如則意者書亡僅存已不

免于脫佚矣其書首言卦氣起中孚而以坎離震兌爲四正卦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又以自復至坤十二卦爲消息餘雜卦諸侯公卿大夫候風雨寒溫以爲徵應蓋即孟喜京房之學所出自漢世大儒言易者悉本于此最爲近古至所稱軌筭之數以及世應遊歸乃兼通于日家推步之法考唐一行推大衍之策以算術本于易故其本議言代軌德運及六卦議言一月之策九六七八發斂術言中節候卦議皆與稽覽圖相同獨所云天元甲寅以來至周宣帝宣政元年則甄鸞所推甲寅元歷之術而又有云太初癸巳則古無以此爲元者其他雜引宋永初元嘉魏始光唐上元先天貞元元和年號紛錯不倫蓋皆六朝迄唐術士先後所附益非稽覽圖本文今審覈詞義隨文附書以爲區別並援經注史文是正訛舛依馬氏舊錄析爲上下二卷庶言易學者或有所考見焉

易緯坤靈圖

臣等謹案坤靈圖孫穀謂配乾鑿度名篇馬氏經籍考著錄者一卷今僅存論

乾无妄大畜卦辭及史注所引日月連璧數語則其闕佚者蓋已夥矣考後漢書注易緯坤靈圖第三在辨終備是類謀之上而王應麟玉海謂三館所藏有鄭注易緯七卷稽覽圖一辨終備四是類謀五乾元序制記六坤靈圖七二卷三卷無標目永樂大典篇次亦然今略依原第編香蓋從宋時館閣本也

易緯乾元序制記

臣等謹案乾元序制記後漢書注七緯名並無其目馬氏經籍考始見一卷陳振孫疑爲後世術士附益之書今考此篇首簡文王比隆興始霸云云孔穎達詩疏引之作是類謀疏又引坤靈圖法地之瑞云云今坤靈圖亦無此文而與此篇文義相合又隋書王劭傳引坤靈圖泰姓商名宮之文今亦在此篇至其所言風雨寒溫消息之術乃與稽覽圖相近疑本古緯所無而後人於各緯中分析以成此書者晁公武謂其出於李淑本當亦唐宋間人所妄題爾

易緯是類謀

臣等謹案是類謀一作筮類謀馬氏經籍考一卷鄭康成注其書通以韻語綴輯成文古質錯綜別爲一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引其文頗多與此本參校並合蓋視諸緯略稱完備其間多言禳祥推驗並及於姓輔名號之說與乾鑿度所引易歷者義相發明而隋書律歷志載周太史上士馬顯所上表亦有玉羊金雞之語則此書固自隋以前言術數者所必及也今訂其訛複第錄如左

易緯通卦驗

臣等謹案通卦驗馬端臨經籍考宋史藝文志俱載其名黃震日鈔謂其書大率爲卦氣發朱彛尊經義考則以爲久佚今載於說郛者皆從類書中湊合而成不逮什之二三蓋是書之失傳久矣經籍考藝文志舊分二卷此本卷帙不分核其文義似於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盡矣以上爲上卷曰凡易八卦之氣驗應各如其法度以下爲下卷上明稽應之理下言卦氣之徵驗

也至其中訛脫頗多注與正文往往相混其字句與諸經注疏續漢書劉昭補注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宋白太平御覽孫穀古微書等書所徵引亦互有異同第此書久已失傳當世並無善本可校類書所載亦輾轉傳訛不盡可據謹於各條下擬列案語其文與注相混者悉爲釐正脫漏異同者則詳加參校與本文兩存之蓋通其所可知缺其所不可知亦闕疑仍舊之義也

易緯辨終備

臣等謹案辨終備一作辨中備後漢書樊英傳注易緯凡六爲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而終以此篇馬氏經籍考皆稱爲鄭康成注而辨終備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且其文頗近是類謀而史記正義所引中備孔子與子貢言世應之說與此反不類或其書先佚而後人雜取他緯以成之者亦未可定也然別無可證姑仍舊題云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七

經部七

書類

尙書注疏

臣等謹案尙書注疏十九卷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漢初惟傳伏生今文尙書二十八篇後安國得壁中書較多於伏生所傳又其字體與漢隸異是爲古文永嘉之亂古文中絕晉梅賾乃上古文尙書四十五篇並安國所作傳識者疑之穎達作正義專主安國翻疑康成等所見古文爲僞書何也晁公武謂其因梁費昶疏廣之蓋六朝諸家尙書義疏世多不傳惟是書猶存其崖略云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洪範口義

臣等謹案洪範口義二卷宋胡瑗撰瑗有周易口義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

洪範解朱彞尊經義考註云未見今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尙可排纂成書周易口義出倪天隱之手舊有明文晁公武讀書志謂此書亦瑗門人編錄故無銓次首尾蓋二書同名口義故以例推其爲瑗所自著與否固無顯證至其說之存于經文各句下者皆先後貫徹條理整齊非雜記語錄之比與公武所說不符豈原書本無次第修永樂大典者爲散附經文之下轉排比順序歟抑或公武所見又別一本也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遽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圖書同異之辨經義愈不能明瑗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大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註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註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

聖人立訓之要非讖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宋史本作一卷今校定字句析爲二卷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書傳

臣等謹案書傳二十卷宋蘇軾撰尙書所載皆帝王大政軾究心經世之學明于事勢而又長于議論故其詮解經義于治亂興亡之故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遠有端緒但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譏議至于以義和曠職爲貳于羿而忠于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沈取之朱子亦稱其解呂刑篇以荒度作刑爲句甚合于理則皆卓然具有特見朱子雖有惜其太簡之說然漢代訓詁文多簡質自孔賈以後徵引始繁軾文如萬斛源泉隨地涌出非不能曼衍其詞當以解經之體詞貴典要故斂才就範但取詞達而止未可以繁省爲優劣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

恭校上

尙書全解

臣等謹案尙書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少從呂居仁遊累官宗正丞辭祿家居潛心著述博考前後諸儒之說以成是書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得其半書肆急於刊鬻遂以僞本足之故朱子謂洛誥以後非林氏所解夏僎尙書解徵引之奇之說亦止及洛誥以前蓋當時麻沙婺州諸刻皆非其書之舊至其孫畊始訪得建安余氏所存真本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叅互考覈去僞存真之奇書解於是始有全帙自宋迄今流傳日久又佚其第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載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放勳爲推而放之陽鳥爲地名三俊爲常伯常任準人皆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同異貫串

史事覃思積悟原始要終自有宋諸儒之釋尙書未有能過之者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禹貢指南

臣等謹案禹貢指南四卷宋毛晃撰宋晃史無傳其始末未詳世傳其增注禮部韻略於紹興三十二年表進自署曰衢州免解進士蓋高宗末年人也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著錄焦竑經籍志載禹貢指南一卷宋毛晃撰朱彛尊經義考云未見又云文淵閣書目有之不著撰人疑即晃作則舊本之佚久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與諸家注解附經文各句下謹綴錄成篇釐爲四卷以世無傳本其體例之舊不可見謹以經文次第標列其無注者則經文從略焉其書大抵引爾雅周禮漢書水經注九域志諸書而旁引他說以證古今山水之原委頗爲簡明雖生于南渡之後僻處一隅無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蹟一一統核其真而援據考證獨不泥諸儒附會之說故後來蔡氏集傳多用之亦言地理者

所當考證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禹貢論

臣等謹案禹貢論二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謂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王應麟玉海則謂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不及其圖蓋偶遺也今諸篇皆存其圖據歸有光跋稱吳純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舊刻則嘉靖中尙有傳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經解惟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則僅刻其敘說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祇缺其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對出之圖而其餘二十八圖巋然並在誠世所未覩之本今依通志堂圖序原目併爲二卷而大昌之書復完大昌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蹟是書辨析尤詳其前論于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

水皆糾舊傳之誤後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陳振孫譏其身不親歷烏保其皆無牴牾歸有光亦證其以烏鼠同穴指二山之非要其援據釐訂實爲博洽至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尙書講義

臣等謹案尙書講義二十卷宋史浩撰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十四年進士孝宗爲建王時浩以司封郎中兼直講即位後遷翰林學士知制誥累官右丞相致仕事蹟具宋史本傳此書宋史藝文志作二十二卷文淵閣書目一齋書目並載其名而藏書家已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云未見惟永樂大典各韻中尙全錄其文謹依經文考次排訂釐爲二十卷案宋館閣書目云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尙書講義二十二卷詔藏祕府蓋本當時經進之本故其說皆順文演繹頗近經幄講章之體其說大抵以注疏爲主參考諸儒而以己意融貫之當張浚用兵中原時浩方爲右僕射獨持異論論者責其沮恢

復之謀今觀其解文侯之命一篇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
恢復則其意原不以用兵爲非殆以浚未能度力量時故不欲僥倖嘗試耶朱
子語類嘗稱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
史云成王旣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周公且在後之意云
云其後命蔡沈訂正書傳實從浩說則朱子固于此書有所取孫應時燭湖集
有上史越王書云書傳多所發明帝王君臣精微正大之蘊剖決古今異同偏
見開悟後學心目使人沛然飽滿者無慮千百條又云欲以疑義請教者一一
疏諸下方則浩此書實與應時商榷之則亦非率爾苟作矣乾隆四十六年四
月恭校上

尙書詳解

臣等謹案尙書詳解宋夏僎撰僎字元肅號柯山浙之龍游人與周升繆景仁
爲友皆以明經教授時稱三俊僎嘗舉進士少治尙書老而益精因博採衆說

以爲是解淳熙間麻沙書坊劉氏刊板印行時瀾爲之序稱其義論淵深詞氣超邁參於前則有光顧於後則絕配其傾挹甚至考宋南渡以後爲尙書之學者毋慮數百家而三山林之奇集解尤見稱於世僣作是書所採雖兼取二孔王蘇陳程張氏之說而折衷於之奇者什之六七當時呂祖謙受業之奇之門而時瀾爲祖謙高弟增修東萊書說即出其手顧於是編獨多所推許宜春李公凱治經不專一家於詩宗東萊讀詩記於書亦舍呂氏而獨取柯山詳解是其書雖陳振孫以爲便於舉子而作要其淵源之正議論之醇一時亦未有能過之者明洪武間初定科舉之式詔習尙書者並用夏氏蔡氏兩傳後永樂中大全出蔡傳始獨立於學官而夏氏書寔微今觀其蒼粹衆說舍短取長參求其是而斷以己意較諸九峯書傳固不免略冗之嫌然其反覆條暢深究詳繹使唐虞三代之大經大法有以曲折而會其通其用心實出蔡傳之右洵說書者之善本也其書惟鈔帙僅存多有脫誤今浙江所進本檢勘自堯典至禹謨

全闕中又闕秦誓中秦誓下牧誓三篇後又闕秦誓末簡謹以永樂大典參校
惟秦誓原闕外其餘所載並全謹據以補輯遂成完帙至其他文義則以永樂
大典本及浙本彼此互校擇所長而從之亦庶幾詳善勝舊原本分十六卷經
文下多附錄重言重意乃宋代坊本陋式最爲俚淺今悉刪去而重加釐定爲
二十六卷不復準其原目云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禹貢說斷

臣等謹案禹貢說斷宋處士金華傅寅撰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詳解
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並無詳
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缺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本不獨所缺咸在且
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原缺目更多至數倍又喬行簡序稱
寅著羣書百考事爲之圖禹貢說特其一種是編當先以山川總會及九河三
江九江四圖而次及諸家之說今經解四圖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

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系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依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爲後人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竄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呂祖儉謂其集先儒之大成唐仲友謂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深爲名流所推重信不虛也今取經解刊本謹依永樂大典本詳加校定譌者正之闕者補之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缺之起訖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增修東萊書說

臣等謹案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宋呂祖謙撰其門人時瀾增修通考云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六卷悉與此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時瀾所補者其時尙未成編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亦互異耳祖謙原書始洛誥終秦誓

其召誥以前堯典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王應麟玉海稱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于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瀾婺州清江人厲鶚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爲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吳師道曰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銀率羣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灃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爲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並註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尙書說七卷宋黃度撰度字文叔新昌人登紹興間進士爲御史劾韓侂胄寧宗時累官禮部尙書龍圖閣學士卒諡宣獻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于易詩周禮俱有撰述是編其尤著者也陳振孫稱度晚年制闡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可見其學之勤矣平日與朱子葉適陳傅良等相善周禮詩說皆爲適所稱許是編雖但因孔傳而發明之然指論三代興衰治亂之迹與推明執中建極等旨皆深得理要非徒治章句之學者也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五誥解

臣等謹案五誥解四卷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昔韓愈稱周誥殷盤佶屈聱牙宋儒如呂祖謙書說亦先釋周誥而後及虞夏商書蓋先通其難通者則其餘易於究尋簡作是書惟解康誥以下五篇亦是意也簡受學於陸九淵如舉新民保赤之政推本於心學又當字說盛行之後喜穿鑿字義爲新奇

之論措辭亦迂曲委重未能暢所欲言然如康誥言惠不惠懋不懋則歸重君身服念旬時則疑孔傳三月爲過久酒誥厥心疾狠指民心而言召誥顧畏於民暑謂民愚而神可畏如暑險洛誥公無困哉謂困有倦勤之意皆能駁正舊文自抒心得至如先卜黎水用鄭康成顧彪之說封康叔時未營洛邑用蘇氏書傳之說復子明辟之訓詁圻父薄違之句讀用王氏書義之說又能兼綜羣言不專主一家之學矣此書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按條薈萃唯闕梓材一篇餘皆章句完善謹依經文前後釐爲四卷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絜齋家塾書鈔

臣等謹案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宋袁燮撰燮字和叔絜齋其自號也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顯謨閣學士諡正獻事迹具宋史本傳燮之學出陸九淵是編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反覆引申頗能暢其師說而於帝王治迹尤參酌古

今一一標舉其要領王應麟發明洛閩之學多與金谿殊軌然於變解儆戒無虞諸條特採入困學紀聞中蓋其理至足則異趣者亦不能易也其書宋史藝文志作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變子喬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則當時本未竟之書且非手著紹定四年其子甫刻置象山書院蓋重其家學不以未成完帙而廢之明葉盛菴竹堂書目尙存其名而諸家說尙書者罕聞引證知傳本亦稀故朱彝尊作經義考注云未見今 聖代博採遺編珍笈祕文罔不畢出而竟未睹是書之名則其佚久矣謹從永樂大典所載採輯編次俾復還舊觀以篇帙稍繁釐爲一十二卷蠹殘牘簡復顯于湮沒之餘亦可云變之至幸矣喬字崇謙嘗爲溧陽令與變相繼而卒未顯於世故宋史但有其弟甫傳而不立喬傳據眞德秀所作變行狀稱變有子四人喬其伯子甫則其叔子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書經集傳

臣等謹案書經集傳六卷宋蔡沈撰沈字仲默號九峯建陽人父元定以理學名家所稱西山先生者也沈與其父並受業于朱子之門朱子晚年于諸經多有訓傳獨尙書未就遂以屬沈十年而成自序謂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此傳融貫諸家實多本師說也其子奉議郎杭表進于朝元時頒之學宮明制士子以書經入試者皆用其說迄今因之按其書于太甲自周有終金縢居東洛誥二卣明禋無逸祖甲呂刑格命休畏及高宗彤日諸條間與舊說不同我聖祖仁皇帝欽定傳說彙纂悉爲折衷而禹貢山川道里尤多駁正蓋宋時幅隕故狹沈生南渡後于北方水道未能灼見固無足怪至其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帝王用心之要洵有如真德秀所云者宜其垂諸令甲與朱子所注易詩並重矣古刻卷首尙有綱領數條末有序一卷問答一卷今雕本從省蓋始于明時坊刻取便帖括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尙書精義五十卷宋黃倫撰宋史藝文志載有是書十六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著於錄稱爲三山黃倫彞卿所編知其閩人此本有余氏萬卷堂刊行小序稱爲釋褐黃君則又曾舉進士然閩書及福建通志已均不載其仕履則莫能詳矣其刊書之余氏亦不知何時人案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世所傳九經本以興國于氏及建安余仁仲本爲最善又林之奇尙書全解亦惟建安余氏刊本獨得其真見之奇孫畊所作跋語中此編所稱余氏當即其人在宋時坊刻中猶爲善本也其書薈萃諸說依經臚載不加論斷間有同異亦兩存之其所徵引自漢迄宋亦極賅博惟編次不依時代每條皆首列張九成之說似即本九成所著尙書詳說而推廣之故陳振孫頗疑其出於僞托然九成詳說之目僅見宋志久經湮晦即便果相沿襲亦未嘗不可藉是書以傳九成書也其他如楊氏繪顧氏臨周氏範李氏定司馬氏光張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當黃氏君俞顏氏復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雱張氏綱孔氏

武仲孔氏文仲陳氏鵬飛孫氏覺朱氏震蘇氏洵吳氏孜朱氏正大蘇氏子才等當時著述並已散佚遺章牘句猶得存什一於是編體裁雖稍涉汜濫其裒輯之功要亦未可盡沒其書傳本久絕朱彞尊經義考亦曰已佚今從永樂大典各韻中採撮編綴梗槩尙存惟永樂大典之例凡諸解已見前條者他書再相援引則僅註某氏曰見前字其爲全錄摘錄無由參校今亦不復補錄姑就所現存者釐訂成帙分爲五十卷存宋人書說之梗概備援證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尙書詳解

臣等謹案尙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經字顯之一云字正甫安福人慶元中進士官至奉議郎泉州泊幹所著有詩講義存齋語錄諸書已佚不傳是編載于宋史藝文志者五十卷今鈔帙尙存檢勘卷目並同無所闕失蓋亦流傳僅完之本也經生于寧宗之世正蔡氏傳初出之時而此書多取古疏間參以新

意與蔡傳頗有同異中間每采後世之事以證古經雖本程氏說易之例然如
解說築傅巖條引伊川訪董五經事似爲非體又論舜放四凶云欲安其居止
俾無所憂愁則于聖人懲惡之義亦有未協前有自序云今日語諸友以讀此
書之法當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書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
誥誓命皆吾胷中之所有亦吾日用之所能行云云尤近于陸九淵六經注我
之說殆傳金谿之學派者然其句梳字比議論正大疏證詳明往往得先儒所
未發之旨可與林之奇夏僎諸家相爲羽翼于經義固殊有補焉乾隆四十七
年四月恭校上

融堂書解

臣等謹案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撰時字子是淳安人受學于楊簡熙寧中
以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遷史館檢閱所著惟兩漢筆記尙存于世而此
書尙鈔傳本故黃震日鈔明胡廣等書經大全俱未徵引其說朱彝尊經義考

亦云未見今據永樂大典中散見各韻者依經文前後次第裒綴編輯中惟伊
訓梓材秦誓三篇全佚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篇帙完善時之意主于表
章書序每篇之首皆條其大旨其逸書之序則參考史記核其時事以釋篇題
復采經典釋文史記集解史記索隱所引馬融鄭康成諸說引伸其義其旁搜
遠紹之意亦可謂勤且篤矣唐人解經多墨守注疏宋儒始好出新說每不免
于穿鑿支離時所解如義和曠職則本諸蘇軾康叔封衛在成王時則仍用孔
安國傳康王之誥則兼采張九成書說信能擇善而從不專主一家之學者至
以秦誓爲告西岐師旅牧誓爲告遠方諸侯自抒心得未嘗依傍前人又謂武
成本無脫簡中述武王告師之辭後爲史臣紀事之體康誥首節以周公初基
定爲東都未營洛邑封康叔以撫頑民不當移置于洛誥尤爲卓然有見不惑
于同時諸儒之曲說其取材博而精其樹義新而確蓋宋人經解中僅見之書
也葉盛水東日記載嘉熙二年知嚴州萬一薦準尙書省劄取進時所著書奏

狀一通首列尙書演義三十冊而永樂大典所載實名融堂書解疑爲晚年刪削更定之本今從永樂大典所稱書名題之而仍以原劄狀二通錄冠于前又經義考作八卷未知何據今考定篇第釐爲二十卷詮次如左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洪範統一

臣等謹案洪範統一一卷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文水郡公贈少師事迹具宋史本傳據其子汝楫周易輯聞序善湘於易學用力至深而所著易說五種皆不傳此書藏弄之家亦罕著錄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從永樂大典繕錄復爲完編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文淵閣書目又作統紀今據善湘謂漢儒解傳祇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行八政爲疇散而不知所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

皆統於土五事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統而九疇可一以貫之矣云云則永樂大典題曰洪範統一爲名實相應矣考朱子與陸九淵論皇極之義徃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註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運於君心發爲至治又合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取兩家之說者生當分朋講學之時而介然不預于門戶是難能也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尙書要義

臣等謹案尙書要義二十卷宋魏了翁撰了翁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語標以目次以便簡閱其周易要義已著錄此其所摘尙書注疏也孔安國傳本出依託循文衍義無大發明亦無大瑕類故宋儒說詩排小序說春秋排三傳而說書則不甚排孔氏孔穎達正義雖詮釋傳文不肯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尙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然尙書文旣聲牙注疏又復浩汗學者卒業爲艱了翁汰其冗文

使後人不病於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擷是亦讀註疏者之津梁矣是書傳寫頗稀此本有曠翁手識一印山陰祁氏藏書一印澹生堂經籍記一印猶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並佚無別本可以校補今亦姑仍其闕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書集傳或問

臣等謹案書集傳或問二卷宋從仕郎陳大猷撰人猷東陽人登紹定二年進士官至六部架閣宋史無傳藝文志亦不載其名自序稱旣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成此編則此編本因集傳而作然集傳惟葉氏葦竹堂書目載之後不復見則明季已佚矣存者獨此二卷耳其書采摭羣言反復辨駁雖朱蔡二家之說亦無所遷就可謂卓然自立者至其過執己見掎擊前人如謂堯典非虞書之類亦時時有之要不以一眚廢也同時又有都昌陳大猷

著書傳會通其人乃陳澹之父受學于雙峰饒魯者世或誤稱爲一人非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尙書詳解

臣等謹案尙書詳解十三卷宋胡士行撰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是編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彛尊經義考又作初學尙書詳解稱名互異其實一書也其解經多以孔傳爲主而存異說於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時林之奇呂祖謙夏僎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堯典星辰之伏見列爲四圖以驗分至洪範初一日五行則補繪太極圖以釋初字見五行生尅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薈萃以成一家言猶解經之篤實者也所引漢晉人訓詁間有異字如益稷篇引鄭康成云滸紘也紘以爲繡也與註疏所載不同凡斯之類亦見其留心古義不但空談名理矣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

上

尙書表注

臣等謹案尙書表注二卷宋金履祥撰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溪人從學於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居教授以終事跡具元史儒學傳初履祥作尙書注十二卷柳貫所撰行狀稱早歲所著尙書章釋句解已有成書是也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尙存今未之見惟此書刻通志堂經解中前有自序稱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爲之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蓋其晚年定本也其書於每頁之上下左右細字標識縱橫錯落初無行款於古來著經之家別爲一體大抵擴撫舊說折衷己意與蔡沈集傳頗有異同其徵引伏氏孔氏文字同異亦確有根原所列作書歲月則與所作通鑑前編悉本胡宏皇王大紀參考後先雖未必一一盡確然要非盡無據而作也至于過爲高論求異先儒如欲以康誥之敘冠于梓材篇首謂前爲周公咸勤之事後即洪大誥治之文集庶邦則營東都以均

四方朝貢之道里先後迷民則所謂慙殷遷洛以密邇王化其說甚辨而于篇首王曰封三字究無以解因復謂王字當作周公封字因上篇酒誥而衍則未免于竄改經文以就已意矣是則其瑜不掩瑕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八

經部八

書類二

書纂言

臣等謹案書纂言四卷元吳澄撰古文尙書自貞觀勅作正義以後終唐之世無異說宋人稍疑之朱子尤三致意焉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于古文故亦無敢輕議者其毅然專釋今文則實自澄始夫古文之傳以孔安國之傳也安國生于西漢而所釋禹貢乃有魏晉地名則傳之依託不待辨孔傳既僞則古文誠不免于可疑澄之專釋今文未可槩以蔑古譏也惟其顛倒錯簡而不明言竄易之故于闕疑之義有所未安澄所註諸經皆然亦一瑕也然較之王柏書疑詩疑悍然無顧畏者則相去遠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書集傳纂疏

臣等謹案書集傳纂疏六卷元陳櫟撰櫟字壽翁號定宇新安人昔朱子以書傳屬蔡沈朱子沒後十年其書乃成惟二典三謨曾經親爲訂正然全書大旨則固皆本師說也櫟生朱子之鄉亦篤信朱子之學故作此書以發明之昔毛萇詩傳鄭康成因而箋之附註之體實始于斯櫟之所作蓋亦此例以疏通蔡氏之意故命曰疏以纂輯諸家之說故命曰纂第一卷特標朱子訂正之目以正淵源每條之下必以朱子之說冠于諸家之前以尊師授間附己意則題曰愚謂以別之其書於蔡傳有所增補而無所駁正亦猶孔氏正義于古註莫敢異同蓋專門之學例如是也說尙書者唐以前諸家皆不傳孔安國傳復多異議宋人所著朱子亦罕所許可後之儒者不能不以蔡氏爲宗主則櫟闡明之功亦不可沒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讀書叢說六卷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
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
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覈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舊說洛誥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經
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
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瀍西次及瀍東皆以洛與
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
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稱爰始淫爲劓刵椽黥舊說以爲其刑造自有苗
謙謂苗乃專以刑爲治國之法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爲
習聞所囿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尙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
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是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並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
佚此本爲浙江吳玉堦家所傳鈔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二頁第五卷

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書傳輯錄纂注

臣等謹案書傳輯錄纂注六卷元董鼎撰鼎字季亨鄱陽人朱子之學授於黃榦鼎族兄夢程嘗從榦游鼎又從夢程聞緒論故自謂得朱子之再傳是編雖以蔡沈集傳爲宗而集傳之後皆續以朱子語錄又博采諸說附列於末自序稱集傳既爲朱子所訂定則與自著無異又稱薈粹成朱子之一經則仍以朱子爲主也考蔡沈書集傳序惟稱二典三謨嘗經先生點定故陳櫟作書集傳纂疏惟虞書首標朱子而夏書以下則不然吳澄作是書序亦稱朱子訂定蔡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鼎乃全歸之朱子頗爲假借然陳櫟作書說折衷序稱集傳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澄序又稱集傳自周書洪範以後寔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疑其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或草稟初成而

未及修改所舉金滕召誥洛誥諸條皆顯相舛異又稱鼎作是書有同有異俱有所裨如解西伯戡黎則從吳棫解多士則從陳櫟解金滕則兼存鄭孔二義不以蔡傳之從鄭爲然然則鼎於集傳蓋不免有所未愜恐人以源出朱子爲疑故特引朱子之說補其闕失其舉集傳而歸之朱子猶曰以朱翼朱則不以異蔡爲嫌耳非其考之不審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尙書通考

臣等謹案尙書通考十卷元黃鎮成撰鎮成字元鎮邵武人以薦授江南儒學提舉未上而卒其書徵引舊說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而間附以論斷頗爲詳備其中如論閏月而牽及後代司天之書論律而旁引京房之法論樂而臚陳自漢至宋之樂名皆與經義無關失之汎濫其他四仲五品五教九疇六府三事之類皆經有明文而複登圖譜別無發明亦失之冗瑣又全書皆數典之文而曰若稽古一條獨參訓詁尤爲例不純似乎隨筆記錄之稟未經刊潤成書

者然朱子嘗言欲作書說如制度之類祇以疏文爲本是書雖涉繁蕪固即朱子之志矣與蔡傳旁通並錄存之以備考證於經義亦未必無補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恭校上

書傳旁通

臣等謹案書傳旁通六卷元陳師凱撰師凱家彭蠡故自題曰東瀕澤昔朱子欲註尙書而不果以屬蔡沈其二典三謨朱子併爲之勘定故沈之義即朱子之義而宗朱子之學者旣不得朱子之書亦遂因朱子而宗沈此蔡氏傳之所以行而後之儒者又著書以羽翼其說也昔毛萇詩傳康成箋之雖專門一家之學而于經義多所闡發師凱是編自序稱爲初學小子設于蔡氏傳外無所發明其考核偶誤之處亦未能舉正然于名物度數之間則引證頗詳足補蔡氏所未備自明以來蔡氏書列于學宮則是書宜與並存矣乾隆四十七年七

月校恭上

讀書管見

臣等謹案讀書管見二卷元王充耘撰充耘字耕野以書義登進士二甲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以授徒乃成是編自宋末迄元言書者率宗蔡氏充耘所說皆與蔡氏多異同觀其辨傳授心法一條可知其戛然自別矣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謂象以典型爲仍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爲異說者至于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尙未能糾正而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爲強詞分別觀之棄短取長可也又禹貢篇內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原跋稱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當時訛脫今無從是正矣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書義斷法附作義要訣

臣等謹案書義斷法六卷附作義要訣一卷書義斷法元陳悅道撰其自題曰

鄒次不知何許人書首冠以科舉備用四字蓋亦當時坊行之本爲科舉經義而設者也其于經文不全錄僅摘其可以命題者載之而逐句加以詮解大抵標舉本旨所在以爲作文竅要而于諸家異同之說別無所參究發明蓋王充耘書義矜式如今之程墨而此則如今之講章自明以來經義變爲八股村塾講章之書剽竊改竄日增月益坊間利其速售學者亦喜其簡陋而易從于是習俗相沿抱殘守闕幾于不見全經若此書者實爲濫觴所自始特以其流傳既久錄而存之亦以見風會變遷其所由來者漸矣書末原附作義要訣一卷乃新書倪士毅仲宏所輯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則前有作文訣數則專論場屋行文之法亦足見當時舉業之式今以其篇帙不多無可附麗姑仍其舊併錄之焉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尙書纂傳

臣等謹案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元王天與撰大旨以朱子爲宗而以真德秀說

爲羽翼朱子考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爲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采之其孔安國以下凡數百家之解則取醇汰駁務求精當勒而成一家之言或病其但闡義理而訓詁名物多所未詳夫訓詁名物之不明則先不知古人之言與古人之事自無從而得其義然考據旣明以後無以折衷其是非抑亦末矣是二途者恒如左右佩劍之相笑其實各明一義無可偏廢讀天與是書取其義理可矣若夫考據之學則又別成爲一家存而不論可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尙書句解

臣等謹案尙書句解十三卷元朱祖義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於諸經皆有句解今多散佚惟尙書僅存元延祐中定經義取士之制尙書以蔡沈集傳爲宗故爲科舉之學者童而習之莫或出入祖義是書專爲啟迪幼學而設雖多宗

蔡義未嘗別有發明於訓詁名物之間亦罕所考證然隨文詮釋詞意簡明使
殷盤周誥詰屈聱牙之句皆可於展卷之下了然於心口其亦離經辨志之意
歟以視附會穿鑿浮文妨要反以晦蝕經義者猶爲彼善未可以其淺近廢也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書傳會選

臣等謹案書傳會選六卷明翰林學士劉三吾等奉勅撰案宋蔡沈作書傳惟
二典及大禹謨經朱子點定至成書之日朱子沒已十年矣當時以其源出朱
子遂奉爲定論迨宋末年張葆舒作尙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尙書蔡氏傳正
誤程直方作蔡傳辨疑余芑舒作讀蔡傳疑始稍稍敢言其失及元仁宗延祐
二年議復貢舉之法定尙書義遵用蔡氏于是葆舒等之書盡佚不傳而蔡傳
遂孤行于天下至明太祖考驗天象始知蔡傳多出臆斷因博徵績學定爲此
編凡蔡傳之合者存之不預立意見以曲肆詆排其不合者則改之亦不堅守

門戶以巧爲回護計所糾正凡六十六條考明太祖實錄與羣臣論蔡傳之失
在洪武十年三月其詔修是書則在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而成書以九月己酉
僅五閱月觀劉三吾序稱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上聞皇上允請乃召
天下儒士做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則是十七年間三吾已考證講
求先有定見特參稽衆論以成之耳惟實錄所載纂修諸臣姓名與此本卷首
所列不符朱彛尊經義考謂許觀景清盧原質戴德彛等皆以死建文之難刪
去其說是已然胡季安門克新王俊華等十一人何以併刪且靳觀吳子恭宋
麟三人此書所不載又何以增入蓋永樂中重修太祖實錄其意主於誣惠帝
君臣以罪明靖難之非得已耳其餘草草非所注意故舛謬百出不足爲據此
書爲當時舊本當以所列姓名爲定可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書傳大全

臣等謹案書傳大全十卷明胡廣等奉勅撰書以蔡沈集傳爲主自延祐貢舉

條格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注疏故王充耘書義矜式得本孔傳立義也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會選參攷古義以糾其失頒行天下是洪武中尙不以蔡傳爲主其專主蔡傳定爲功令者則始自是書其說雖不似詩經大全之全鈔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之全鈔汪克寬胡傳纂疏而實亦非廣等所自纂故朱彝尊經義攷引吳任臣之言曰書傳舊爲六卷大全分爲十卷大旨本二陳氏二陳氏者一爲陳櫟尙書集傳纂疏一爲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纂疏皆墨守蔡傳旁通則于名物度數攷證特詳雖回護蔡傳之處在所不免然大致較劉氏說詩汪氏說春秋爲有根柢故是書在五經大全中尙爲差勝云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尙書考異

臣等謹案尙書考異五卷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錄是編辨正古文尙

書其謂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所作蓋據孔穎達疏引晉書皇甫謐傳

案穎達作正義時今

本晉書尙未成此文蓋稱謚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

臧榮緒晉書之文
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據爲謚作之證至謂孔安國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又如謂灑水出穀城縣兩漢志並同晉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于漢武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爲依託尤佐證顯然陳第作尙書疏衍乃以壽張爲幻詆之過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爲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鶯按則出鶯手無疑原稿未分卷數而實不止于一卷今約略篇頁釐爲五卷鶯又別有尙書譜持論略同不及此書之精核今別存其目不複錄焉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尙書疑義

臣等謹案尙書疑義六卷明馬明衡撰明衡字子萃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事迹附見明史朱泚傳是編成於嘉靖壬寅前有自序云凡於所明而無疑者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書中如六宗從祭法輯五瑞謂是朝覲之常非爲更新立異治梁及岐謂爲蔡傳勝孔氏洪範日月之行取沈括之說於金縢頗有疑辭皆能參酌衆說不主一家非有心與蔡氏立異者惟三江必欲連震澤而於所其無逸之所字亦不從蔡傳則未免意見之偏又往往闌入時事亦稍失解經體例蓋不免醇駁互存然明人經解冗濫居多明衡是編尙能研究於古義固不以瑕掩瑜也史稱閩中學者率以蔡清爲宗至明衡獨受業於王守仁閩中有王氏學自明衡始考明衡當嘉靖三年世宗尊所生而薄所後於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入賀於慈壽皇太后誕辰乃詔免朝時盈庭附和新局而明衡惓惓故君與朱泚力爭皆違禍幾殆坐是終身廢棄可謂不愧於經術更不必以門戶之見論是書之醇疵矣乾隆四

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尙書日記

臣等謹案尙書日記十六卷明王樵撰樵字明逸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右都御史諡恭簡是編不載經文惟案諸篇原第以次詮釋大旨仍以蔡傳爲宗制度名物蔡傳所未詳者則采舊說補之又取金氏通鑑前編一書有關於當時事蹟者悉爲采入如微子抱器箕子受封周公居東致辟諸條皆考據詳明折衷精當其書乃樵自山東乞歸時所作又有書帷日記一書互相參證晚年復手自增刪以別記附入合爲一書明代以蔡傳立學官著於令甲於是解書者遂有古義時義之分自書傳會選以下數十家是爲古義而經生科舉之文不盡用書經大全以下主蔡氏而爲之說坊肆所盛行是爲時義樵是書雖爲舉業而設而於經旨實多所發明可謂斟酌於古今之間而得其通者固非剽剟淺說家所能及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尙書砭蔡編

臣等謹案尙書砭蔡編一卷明袁仁撰仁字良貴號漫波蘇州人與季本同時相善故解經亦往往似本是編糾蔡沈書傳之誤所論如粵若越若之前後異訓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歷非古歷方命當從蜀志晉書所引梅賾事不出晉書宣夜有漢郗萌所傳非無師說并州不在冀東醫無閭即遼東不得旣爲幽州又爲營州烏鼠同穴實有其事用爽厥師爽訓失說築傅巖爲版築遜于荒野爲甘盤西伯戡黎爲武王四輔非三輔之義洪舒通作洪荼虎賁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連耄字爲句皆確有所據至謂史記索隱南譌不作爲字則但據今本不格姦爲不止其姦鮮食非肉食怪石爲資服餌汨陳之訓陳爲舊則有意立異不可爲訓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註曰未見此本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尙書蔡註考誤案沈道原序亦稱砭蔡編則經義考所題爲是溶輯學海類編多改易舊名以示新異不足爲據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尙書疏衍

臣等謹案尙書疏衍四卷明陳第撰第字季立連江人以諸生從軍官至薊鎮遊擊是書前有第自序稱少受尙書讀經不讀傳註口誦心維得其意於深思者頗多後乃參取古今注疏而以素得於深思者附著之然第學問淹博所著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諸書皆援據該洽具有根柢其作是書雖其初不由訓詁入而實非師心臆斷以空言說經者比如論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謂不得以周禮釋虞書斥注疏家牽合之非其理確不可移論武成無錯簡洪範非龜文亦足破諸儒穿鑿附會之習惟篤信梅賾古文以朱子疑之爲非於梅鷺尙書考異尙書譜二編排詆尤力蓋今文古文之辨至閻若璩疏證始明自第以前如吳棫之書裨傳陳振孫之書說吳澄之書纂言歸有光之尙書敘錄均不過推究於文字難易之間未能援引諸書得其確證梅鷺尙書考異雖多所釐訂頗勝前人而其尙書譜則蔓語枝詞徒爲慢罵亦不足以關辨者之口第之

堅持舊說蓋由於此經師授受自漢代已別戶分門各尊所聞亦聽其並存可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尙書註考

臣等謹案尙書註考一卷明陳泰交撰朱彛尊經義考載陳氏泰來尙書註考一卷註曰未見又註泰來字長水平湖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案明吳永芳嘉興府志載陳泰交字同倩萬歷中國子監生所著有尙書註考與經義考迥異然經義考引項臯謨之說稱同倩治尙書作註考云云明出泰交之字當是彛尊未見其書誤以泰交爲泰來故也其書皆考訂蔡沈書傳之訛謂有引經註經不照應者三條又有同字異解者三百六十二條皆直錄註語不加論斷其同字異解者一字或有數義抉摘未免過嚴其不照應三條如凡厥正人引惟厥正人爲證曰若稽古帝堯引越若來爲證德懋懋官引時乃功懋哉爲證則前後顯相矛盾誠爲蔡氏之疏略矣馬明衡尙書疑義袁

仁砭蔡編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泰交此書則惟較量于訓詁之間而所謂訓詁異詞者又皆以矛攻盾亦未及博援古義證以舊文故爲少遜于二家然釋事釋義二者相資均謂之有功蔡傳可也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洪範明義

臣等謹案洪範明義二卷明黃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璣別著錄是編乃崇禎十年官左諭德掌司經局時纂集進呈之書其自序曰上卷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言陰陽相協彙論條貫旁及陰陽歷數之務初終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道周之學深于天文律呂其以水火金木土之汨敘類集歷代灾異意存鑒戒不免沿襲伏生董仲舒劉向相傳之說于改農用爲晨用衍忒爲衍成六極爲六殛俱屬臆說其章段次第自蘇軾洪邁張九成葉夢得王柏吳澄金履祥胡一中歸有光皆疑其舛錯各爲更定道周兼採衆

說參以己見亦未見其必然惟其論天人相應之理意存鑒戒較王安石之解
洪範以天變爲無與于人事者固爲勝之讀者取其立言之大旨可也乾隆四
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日講書經解義

臣等謹案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康熙中總裁臣庫勒納葉方藹等奉 勅
彙集 經筵講義編次成書始事於康熙十七年春告成於十九年夏 御製
序文頒行仰惟我 聖祖仁皇帝 契精一之傳 敷蕩平之極於二帝三王
之道集其大成猶 命儒臣排日進講凡精微之奧諸臣所不能盡窺者天語
諄詳親爲闡繹日積歲粹以成此書其於漢唐以後諸儒之說掇其菁華亦若
涓塵之益海岳焉洵乎 君師統一萬古爲昭矣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臣等謹案書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 聖祖仁皇帝御定大學士臣王瑱齡等

奉 命修校尙書自孔安國據壁藏古文爲全經作傳後惟蔡沈親受朱子之傳著爲集傳義最該備而訓詁考證尙未精覈是編彙萃衆說略短取長大要雖衷蔡傳而於制度名物道里山川益加詳審是萬古 治世之大法實備於此固不僅爲說經標準已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尙書稗疏

臣等謹案尙書稗疏四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詮釋經文亦多出新意其間有失之太鑿者如謂虞書自夏擊鳴球以下至庶君允諧皆韶樂之譜前數語不用韻如樂府之有艷有和有唱其三句一韻者如樂府之有詞其說附會支離全無文義其論洛書配九疇之數以履一爲五皇極而以居中之五爲一五行雖推衍百端畫圖立說終于經文本數相戾其于地理至以崑崙爲洮州之胭脂嶺尤爲武斷然如駁蘇軾傳及蔡傳之失則大抵詞有根據不同游談雖醇疵互見而可取者較多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

校上

尙書古文疏證

臣等謹案尙書古文疏證八卷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古文尙書自魏晉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孔安國序蕭統雖錄於文選論道經邦之語明見周官而劉勰作文心雕龍乃謂經無論字是齊梁時猶未盛行也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所記二十八篇混合爲一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尙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未能條分縷析以破其罅漏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而究其依托之根古文之僞乃大定雖流傳既久未可遽議變更而若璩所列一百二十八條言言有據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八卷百計舞文務求相軋而遁詞終至於窮則亦莫得而廢者矣

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後先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然反覆釐剔俾作僞者幾無遁情亦足祛千古之疑矣若璩貫串諸經其釋禹貢地理多正傳注之誤引淹中遺禮可廣吳澄逸經所未備所著四書釋地尤精核絕倫 國朝攷證之學遠逾前代實若璩與顧炎武朱彝尊諸人爲之嚆矢云乾隆四十七年八月恭校上

古文尙書冤詞

臣等謹案古文尙書冤詞八卷 國朝毛奇齡撰初山陽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蓋本朱子之說以攻梅賾之僞條分縷析已無疑義奇齡持論務與朱子相反又與若璩爭名相詬故作此書以難之知孔傳禹貢篇內有東漢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

非古文尙書其古文尙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
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
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
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不以
東晉古文當之矣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古文與傳俱出
非經自經傳自傳矣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梅賾之書行世已久其
文本採掇佚經排比聯貫故其旨不悖於聖人斷無可廢之理而確非孔氏之
原書則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
不必與之較論惟奇齡博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
恐反有聽聲而惑者故併存之而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
以互考焉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臣等謹案尚書廣聽錄五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欲注尚書而未及因取舊所雜記者編次成書用漢志書以廣聽之語名之奇齡嘗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寧周公周公留召公皆並無此事是書之意大約總爲辨證三代事實而作初作于禹州繼撰于嵩山凡屢易稿至作尚書冤詞訖而始刪成爲五卷其堅護孔傳至謂安國解舜典文與周禮同者乃相傳之虞禮並非出自周禮夫杞宋無徵孔子已爲興歎不知相傳之虞禮竟出何書可謂偏執已意不顧其安然於名物典故則引據考證時有可采置其臆斷之說而取其精核之論于經義亦有小補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尚書埤傳

臣等謹案尚書埤傳十七卷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後有逸篇僞書及書說餘一卷大

抵以孔傳爲真故史說所載湯誥親受於孔安國者反以爲僞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治梁及岐則取王應麟之說而不
用注疏屬在雍州之解沂水則取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
於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於西伯戡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
見別裁至於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併錄王柏更定之本尤
失於輕信瑣說竄改古經又堯典俊德謂徧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
乃夏小正傳文如是之類或亦間有疎漏要其詮釋義理而不廢考訂訓詁料
酌於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禹貢長箋

臣等謹案禹貢長箋十二卷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尙書埤傳諸書已著于
錄是編專釋禹貢一篇前列二十五圖自禹貢全圖以及導山導水皆備次隨
文詮解多引古說而以己意折衷之禹貢自宋元以來注釋者不下數十家雖

得失互見要以胡渭之禹貢錐指爲最善此書作于胡渭之前雖不及渭之蒼粹精博而旁引曲證亦多創獲如解碣石取袁黃及永平志之說謂在撫寧縣西南海中頗爲確核視胡渭取文穎說以爲在盧龍之南者轉若勝之又解浮于濟潔以爲從濟入潔從潔入河雖本鄭曉舊說而執之頗有定識又于灘淄二水則辨東南西北之分途于沱潛則辨是江漢之別流而非谿谷之水正項安世之誤于涇屬渭汭力主汭爲水曲於漆沮取程大昌雍地四漆沮而三派之說皆有所見惟解治梁及岐力主狐岐爲冀州之境則于理未合蓋岐實雍地當時水之所壅于雍爲甚故治冀必先治雍而後壺口可得而疏孔傳所云壺口在冀州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此語最爲明晰鶴齡所以反其說者殆以冀州之中不當及雍地不知冀爲天子之都何所不包古人文字原未嘗拘泥如荊州云江漢朝宗于海荆固無海亦不過推江漢所歸言之耳即此可以爲例又何必斤斤致疑乎至其于三江一條旣主鄭康成左合漢右合彭

蠡岷江居中之說而又兼取蔡傳以韋昭顧夷所謂三江口者當之亦殊無定見又古之黑水聯絡雍梁而鶴齡必區而二之蜀漢之山本相連而鶴齡謂蜀嶓非雍之嶓俱未爲精審又于敷淺原兼取禹過之及江過之二說尤屬騎牆此類皆其所短要之瑕瑜參半節取可資且其于貢道漕河經由脈絡最稱留意亦較他本爲詳盡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禹貢錐指

臣等謹案禹貢錐指二十卷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一書已別著錄是編尤生平精力所注康熙乙酉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曾進 御覽蒙 賜者年篤學扁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而首列圖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共爲二十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貢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證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字爲集解又亞一字爲辨證歷代義疏及方志輿圖搜采殆

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註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爲冠矣至于陵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千年內往往不同渭乃欲于數千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去古未遠其注山海經臨渝驪成已兩存碣石之說渭必謂文穎所指臨渝爲是漢地理志所指驪成爲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九江孔殷江漢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駁恐渭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之過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驗所引酈道元諸說經注往往混淆則由傳刻舛譌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不能執爲渭咎矣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洪範正論

臣等謹案洪範正論五卷 國朝胡渭撰渭有禹貢錐指已著錄此書大旨以禹之治水本於九疇故首言緜堙洪水繼言禹乃嗣興終言天乃錫禹則洪範

爲體而禹貢爲用互相推闡其義乃彰然大旨主於發明奉若天道之理非鄭樵禹貢洪範相爲表裏之說惟以九州次序分配五行者比也其辨證前人之說如謂漢人專取災祥推衍五行穿鑿附會事同讖緯其病一洛書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二十字惟敬用農用之十八字爲禹所加與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次二至次九不過是次第名色亦非龜文所有龜之有文如木石之文又如魯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類宋儒創爲黑白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變書而爲圖以至九數十數劉牧蔡季通紛紜更定其病二又洪範原無錯簡而王柏胡一桂等任意改竄其病三皆切中舊說之失蓋渭經術湛深學問有根柢故所論一軌於理漢儒附會之談宋儒變亂之論能一掃而廓清之云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

尙書解義

臣等謹案尙書解義二卷 國朝李光地撰是書僅解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

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蓋未竟之本所說不以訓詁爲長詞旨簡約而多有精義大禹謨篇不以古文爲僞而云孔安國有所刪添東漢以後儒者又有所竊竄以解文詞平易之故未免出于調停禹貢篇解五服五千以飛鳥圖爲算謂塞盡處北極出地四十二度至廣海戴日北極出地二十三度一度爲二百五十里南北恰距五千以遷就入于南海之文亦由光地閩人不欲其鄉出禹貢揚州之外故立是說與訓洪爲大訓範爲訓謂洪範即顧命之大訓皆未免巧而不確至于堯典之論中星歲差舜典之論蓋天渾天十有二州與詩歌聲律禹貢之論潛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卽今巢湖會于匯爲即鄱陽原隰瀦野非地名則皆實有考證之言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者矣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書經衷論

臣等謹案書經衷論四卷 國朝張英撰英著有易經衷論已別著錄是書乃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英以翰林院學士侍講幄時所經進之本也其例每篇系以論說不錄經文多者二十餘條少僅三四條因事敷陳大旨類宋人講義之體自序謂非敢自恃臆說皆折衷於昔人之言則亦取先儒緒論融貫出之不必盡其所剏獲也其間立論大抵平正篤實於經義頗有發明如微子篇論箕子比干以臣道自處微子以子道自盡殊得三仁之心洪範篇論龜書自一至九爲數乃當時天錫之瑞洪範一五行至九福極爲理乃聖人所配之言尤能化諸家偏執之見其他詮釋亦往往動中理解浮詞臆見刊削都盡以視說經家支離冗蔓之習固猶爲簡當可取焉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尙書地理今釋

臣等謹案尙書地理今釋一卷國朝蔣廷錫撰廷錫字揚孫常熟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肅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作首題恭錄聖訓蓋保直內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繕成帙者也其中訂定諸儒之說者如堯

典宅嵎夷則據後漢書定爲朝鮮正薛季宣于欽之誤宅西則據黃度尙書說不限以一地正徐廣史記注之誤釐降媯汭則據孔安國傳陸德明釋文之說正水經注媯汭二水之誤舜典恒山則據渾源曲陽之道里正漢志上曲陽之誤夾右碣石則據顧炎武肇域志所載劉文偉說正漢志右北平之誤滎波既瀦則據傅寅之說正孔傳滎波分二水之誤又訂定蔡沈集傳之說者如禹貢治梁及岐則據曾岐之說辨其非呂梁狐岐九河既道則據經典釋文辨簡潔非一河濼沮會同則據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辨此沮水非汜沮浮於濟潔則據漢書地理志陳師凱書傳旁通辨其不知潔水所在濼淄既道則據水經注辨淄水不東入濟浮於淮泗則據史記河渠書辨禹時泗水上源不自沛通河三江既入則據鄭康成之說辨其誤從庾闡吳都賦注和夷底績則據水經注時瀾書說辨嚴道以西無夷道盤庚于今五遷則據史記索隱辨邢即音耿祖乙並未兩遷以及三危有二嶧冢亦有二熊耳有二而實一雍梁二州兼得

岷山荆梁二州各有沱潛黑水有三漢水有二南亳西亳皆湯所都均考徵精核足以辨往古之訛釋後儒之惑至於崑崙河源之說非惟訂漢儒之謬並正元史之非是則恭逢 聖代混一輿圖得以考見其實據尤非前代經師輾轉耳食者比矣 欽定書經傳說已備採其文此蓋其先出別行之本敬著於錄俾天下萬世知 聖學高深度越千古仰觀俯察協契庖犧一時珥筆之臣鞠臆 螭坳側聆 聖訓得餘緒之萬一已能綜括古今爲說經家所未曾有也
乾隆四十七年三月恭校上

禹貢會箋

臣等謹案禹貢會箋十二卷 國朝徐文靖撰首列禹貢山水總目以水經注所載爲主而附論於下次爲圖十有八而各系以說書中皆先引蔡傳而續爲之箋博徵諸書斷以己意如狐岐呂梁從蔡不從孔汾水西入河非東入河則辨蔡氏之誤徒駭即河之經流非別有一經流三江旣入終以南江北江中江

爲正九江在潯陽非洞庭皆不爲蔡傳所囿至於蔡山則闕其所疑不主寰宇記周公山即蔡山之說於惇物則取金史地理志謂在乾州武亭縣今武功縣之東南二百里三危山引西河舊事爲昇雨山謂史記注作卑羽山蓋字之誤併辨胡渭之訛皆具有考證蓋說禹貢者宋以來勞如亂絲至胡渭雖指出而摧陷廓清始有條理可案文靖生渭之後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尋所未至故較之渭書益爲精密蓋繼事者易有功也惟信山海經竹書紀年太過是則僻於好古不究眞僞之失耳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恭校上

尙書大傳

臣等謹案尙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國朝孫之騷輯之騷字晴川錢塘人按漢書藝文志伏生所傳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隋志作尙書大傳三卷鄭康成序謂章句之外別撰大義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其篇次與藝文志合舊唐書志云伏勝注大傳三卷暢訓三卷新唐書志則作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

一卷已闕二卷至宋史藝文志暢訓遂不著錄蓋已散佚故自明代以來僅留大傳殘本脫略漫漶殆不可讀之騷詮次其文又博采諸書所引補其佚闕以成此本凡卷中不註出處者皆殘本之原文其註某書某書者皆之騷所蒐輯也刻成之後續有所得不及逐條附入因又別爲補遺一卷綴之卷末近揚州別有刻本相較頗有異同蓋亦雜采補綴今與此本並著于錄以存古書之梗概總之皆非伏生之舊矣其註乃鄭康成作今殘本尙題其名新舊唐書並作伏生注大傳蓋史文之誤也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恭校上

書義矜式

臣等謹案書義矜式六卷元王充耘撰充耘字與耕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永州同知所著四書經疑貫通已別著錄充耘精于科舉之業又以書經登第其用功甚深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王安石變法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學者稱爲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至爲錄入文

鑑中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一篇而其體式視宋爲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作者以冗長繁複爲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即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爲程文以示標準雖于經旨無所發明而一時場屋之體稱爲最工存之亦可以見風尚所在且元代功令于書已用蔡傳而慎徽五典一篇乃引孔傳大錄之文以相參考足知當時學者猶知旁覽注疏固不至如明季舉業家墨守講章于古書全未寓目也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卷八